

《大预测》作者的最新著作
在全球范围被译成12种文字

Fligelt

BY ELIZABETH TEISSIER

658
/1

预测之谜

(法) 伊丽莎白·泰西埃 著 白巨 译

作家参考丛书

预测之谜

伊丽莎白·泰西埃 著 白 巨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6-14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预测之谜/ (法) 泰西埃著; 白巨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4

ISBN 7-5063-1188-7

I. 预… II. ①泰…②白… III. 泰西埃—自传

IV. K83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354 号

预测之谜

作者: (法) 伊丽莎白·泰西埃

译者: 白 巨

责任编辑: 卫 济

责任校对: 马云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厂/04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7

插页: 1

印数: 001-20100

版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88-7/ I · 1176

定价: 11.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大卫面对歌利亚.....	1
命运的约会	13
水星流年	29
金星时光	37
成为自己	48
预测之谜	66
心 声.....	147
命运和自由意志.....	169
科学星辰学的信念.....	202
尾 声.....	216

大卫面对歌利亚

1977年2月28日，我从未像今晚这样对古罗马时代的斗士有过如此激动的好感，也从未感到此时我的处境与他们竟是那样的相似：在整整一天漫长而不安的等待之后，我将面对一个几乎素不相识的权威，与他一决雌雄。与其说是等待，倒不如说是煎熬。这种煎熬不是凭借意志就可以解脱的纯心理状态，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令人窒息和失去活力的感觉。

将近夜间10点钟了，我独自一人沿塞纳河畔走着，法兰西广播电视中心——这座半圆形的巨石建筑物就座落在河的对岸。我边走边作着深呼吸，尽量克制环形电波使我产生的怯懦心理。今天，等待我的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我会不会为我所走过的路而悔恨呢？

寒风从河面吹来，我打了个寒战。我感到冷，很冷，孤独一人。正是为了捍卫严肃科学的星辰学的形象，我才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今晚的挑战。我确信星辰学会胜利的，至少今晚的辩论将会对公众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也深知，要想使这一边缘的、有争议的和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学科立于不败之地，并非易事。两个多月来，我一直在为这场辩论做着准备，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生。有时在睡梦中，激烈的辩论场面也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你如此博学多才，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冥王星距离地球有多远？”

“这……”

“哼，连这个最起码的知识都不知道，你还搞什么星辰学！”

哈！哈！哈！……”

一阵狂笑把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有时，当我想到受水星主宰的室女座的人富有雄辩才能时，又使我增添了斗志、勇气和必胜的信心。

刺耳的喇叭声，把我的思绪带回到现实。我穿过肯尼迪大街，走进广播电视中心，化过装后，坦然地走进面对塞纳河的第102号演播室，坐到我的位置上。我今晚的主要对手摩羯座的爱·沙茨曼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气氛十分紧张。在场的观众到底会支持谁呢，是歌利亚还是赤手空拳仅仅带着信念的弱小的大卫？

主持人P·布瓦尔先生宣布辩论开始后，接着介绍说：

“今晚的论题是：支持还是反对星辰学？星辰学是一门精确科学还是骗术？它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有害的？能否根据星辰的位置确定人的性格和未来，或一个企业、民族的兴衰？星辰学家有无好坏之分？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特邀了伊丽莎白·泰西埃女士，她现年35岁，已婚，两个孩子，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系，当过时装模特、演员、法兰西电视二台《你的星辰》节目主持人，法国星辰学学会会员，《不要烧死女巫》一书的作者。对面坐着的是E·沙茨曼先生，现年56岁，物理学客座教授，科学博士，默冬和尼斯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理性主义者联盟主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际天文学联盟及美、英天文学协会会员，法国国家天文委员会成员，《人类的起源和进化》、《天体物理概论》、《宇宙结构、科学与社会》等十几部专著的作者。我想在坐的各位都知道，两位嘉宾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问题，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星辰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辩论开始了。

P·布瓦尔首先问道：“伊丽莎白·泰西埃，我记得你曾经在某处说过‘星辰学可以看作是一门精确科学和精神分析学’。”

“这并非事实，我从来没有说过。”

“不，不，你确实说过，事过两个月后，你还矢口否认‘我在谈到星辰学时，从未说过它是一门精确科学’，而且你还补充说‘它也不是一门不精确科学’。”

“我从来没想过星辰学是一门精确科学。严格来讲，只有数学才能称得上是精确科学。以物理学为例，它已不再是精确科学，因为从物理意义上讲，体系已经变了。谁会认为气象学、政治经济学或心理学是精确科学呢？但事实上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E·沙茨曼马上反驳说：

“认为物理学不是精确科学纯属谬论，因为物理学正在朝着认识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向日益深入地发展。”

E·泰西埃：“那么，相互连接和相互否认的体系又作何解释呢？”

E·沙茨曼：“它们并不相互否认，而是在深入……”

E·泰西埃：“现代世界的发展证明：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创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我似乎感到自A·爱因斯坦以来，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因为物质成为了能量，这一原理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能量是由物质产生的。

“有人不断地把这一论据向我抛来，仿佛如此就对星辰学作了终审判决：它不是精确科学！然而，有谁知道精确科学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我甚至认为，物理学也是从近似走向近似。”

P·布瓦尔发现辩论偏离了主题，便引导说：“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天文学与星辰学的分歧问题，以及理性主义对这一学科

的看法。不能完全说它是精确科学，但也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不精确科学，因为星辰学包含部分心理学、部分精神与身体医学和部分梦析学知识。”

他后几句话使我感到，人们对辩论的实质问题还不太了解，于是我补充说：

“我想有必要向电视观众再次解释一下什么是星辰学，星辰学包括完全技术性的、科学的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由于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才将其与占卜、算命或心理玄学混为一谈。多少次有人对我说想了解自己的命运，并把手伸给了我。实际上很简单，只要看看他出生时的行星位置，即出生天宫图的情况，星辰学就能给出对天宫图解释的原理、标准和规则。一个人的出生天宫图犹如密码一样反映着他的心理现象，通过合理的解释，便会看到他人生的基本发展趋向……”

“听你这么说，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186 位知名科学家（其中 18 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美国《人道主义者》杂志上联名发表的声明，揭露星辰学试图将人的命运与星辰、行星和宇宙天体联系在一起的行径。”P·布瓦尔讥笑说。

“我知道那个声明。权威们的论据很有分量，但如果能将问题说得更透彻些，影响会更大。”E·沙茨曼说。

“先生，你在这份声明上签名了吗？”P·布瓦尔问。

E·沙茨曼：“没人问过我，但去年 9 月我在格勒诺布尔的类似声明中签了名。”

E·泰西埃：“E·沙茨曼先生，我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请问你懂得星辰学吗？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星辰学这样，在对它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竟遭到如此轻率的审判。”

P·布瓦尔：“你向一个天文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感到惊讶。”

E·泰西埃：“这是两码事……星辰学是根据行星的位置进行解释的学问，这犹如你拿一张唱片，天文学家是看唱片，数唱片上的刻纹，量唱片的直径；而星辰学家则是听唱片录制的音乐。”

E·沙茨曼：“你不要忘记 186 位知名人士的声明……”

E·泰西埃：“先生，这是一种社会协调，总之，一种时髦。”

E·沙茨曼：“这叫作权威的论据。”

E·泰西埃：“是的，在你看来时髦总是对的。先生，你会建立天宫图吗？”

E·沙茨曼：“我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天宫图，但我烦透了。”

E·泰西埃：“是不是因为你在自己的天宫图中，发现了令你扫兴的东西？”

E·沙茨曼：“不，我还没搞明白如何利用那些荒唐的矛盾的和似是而非的规则，我不习惯用这些不准确和难于解释的要素作游戏。”

E·泰西埃：“星辰学是建立在绝对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的，由此可以进行象征性推理，这一点你可能忽略了。事实上，需要一种与你的室女星座截然不同的精神。我建立过你的出生天宫图，你完全是这一天宫图所反映出的形象。”

我的话音刚落，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掌声，可能是在场的观众对这一意想不到的事实感到振奋。

“你建立过 E·沙茨曼先生的出生天宫图？”P·布瓦尔问。

“是的，应该想到这一点。弱者总是利用他仅有的武器。我好比弱小大卫面对歌利亚，这位歌利亚是谁？他代表了自从柯尔贝尔将星辰学打入地狱后时髦了 300 年的社会协调。”

“你能否举几个例子，看 E·沙茨曼先生是同意还是反对？”P·布瓦尔建议说。

“只有一件事使我失望，那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室女座是我的爱情星座，但我感到我与 E·沙茨曼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

“这倒是一句实话。你建立了你今天的天宫图吗？”E·沙茨曼反问说。

“E·沙茨曼先生，我知道天体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为此我想告诉你关于你天宫图中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今天你天宫图中的行星经过是四年来少有的：你的木星与你出生时的太阳呈准确的三分方位，这意味着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瞧，今天你不正是如此吗？”

P·布瓦尔转向我的对话者问：“你感到行星经过了么？”

“没有。我如此赫赫有名已好长时间了，今天我并没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是说每天你都上电视吗？”我问。

“除了上电视可出名外，其它方式也可出名。”

“E·泰西埃夫人，说到上电视，刚才有人说你在法国电视二台主持的星辰节目，只播了几次就被取消了……E·沙茨曼先生，你是否应邀参加过这一节目？”P·布瓦尔问。

“求之不得。”

“E·沙茨曼先生，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你的所作所为是那样的自相矛盾，我现在就向你解释为什么。”

“我费了很大劲才真正认识了你，甚至天宫图之外的你。你也许会想，出生天宫图是人为的，是假的……因此，我拜读了《科学与社会》一书，你用整整三行谈我们生活在‘压抑的社会’和自由。于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认为人是自由的，并且应该相信人的理性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认为以如此恶毒、绝对、专横、喋喋不休和不能容忍方式的干与是有益的呢？”

当我想到两周前《人道报》连续刊登 7 篇文章，终于把《你的星辰》节目置于了‘死地’时，谨向你表示祝贺，你干得很不错。”

“这不是我……” E·沙茨曼含糊其辞地说。

“先生，我不否认这不是你亲手干的，但我在《理性主义者联盟通讯》上看到了同样性质的文章。”

“我承认关于今晚的实况转播，我曾给理性主义者联盟和电视二台写过信，信在《通讯》上发表了。”

P·布瓦尔：“E·泰西埃，请允许我问一下，在你个人的天宫图中，你是否已经看到了一场灾难开始在地平线上出现？”

E·泰西埃：“你指的是星辰专题节目的被中止？”

P·布瓦尔：“你预感到了吗？”

E·泰西埃：“是的，节目的开播处在十分矛盾的行星影响之下，也就是说，尤其土星与我出生时的太阳方位相冲，这意味着好景不长，事实上果真如此，节目很快就中止了。”

P·布瓦尔：“那么，你对 E·沙茨曼先生发动的攻势不感到吃惊吗？”

E·泰西埃：“绝不。”

P·布瓦尔：“你如何阻止这一攻击呢？”

E·泰西埃：“从未想过。作为决定论者，我不把这看成是灾难，而是把它当成证据来丰富我书的内容，从中会发现某些重要的东西。”

P·布瓦尔：“眼下你不能以为就胜利了，我手头上有你的声明。”

E·泰西埃：“你的话使我感到吃惊，胜利或失败并不是生活的唯一的标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要说的是，早在 1975 年 10 月攻击最厉害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自己的天宫图中发现

了这一严峻的星辰方位。”

P·布瓦尔：“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你经常引用，而E·沙茨曼先生却驳斥的例子：星辰学上所谓的孪生子。泰西埃夫人，对于同时出生的人，你认为他们的命运会是一样的吗？”

E·泰西埃：“如果他们绝对是同时同地出生的，会是的。但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即便是孪生子。”

P·布瓦尔：“为了证明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我们不妨举皇帝的儿子和五金制品商儿子的故事。”

E·泰西埃：“这是个绝对真实的历史故事，并被载入了伦敦行而上学研究所的档案。他们于1738年6月4日早7时30分同时出生于伦敦，同一天继承了各自父亲的遗产，同日结婚，有同样多的儿女。人生中遇到过同样的事故，同时得病并相差一小时先后去世。一个是普通的五金制品商，另一个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P·布瓦尔：“E·沙茨曼先生，你对这个美丽的故事有何想法？”

E·沙茨曼：“如果真想探讨的话，应该找两个同日同时生，而命运截然不同的例子。”

P·布瓦尔：“有人想到了著名的伏尔泰的例子，他在回忆里斯本的地震致使五万人死亡时说，遇难者具有相同的命运，但他们的出生天宫图是完全不同的。”

“实际上，星辰学要比这复杂得多！在今晚这样短暂的讨论会上，我无法对星辰学的细微差别和技术性的东西作详细说明。每个人的出生天宫图中，代表死亡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每种情况都是个性化的，出生天宫图是一个整体结构图。”

“你说火星经过人出生时的太阳位置容易诱发事故，这也可以说你在削土豆皮时将会割破手指。像这种对严重事故和刀

割破手指都分不清的所谓科学，是极不严肃的。”P·布瓦尔说。

“对于你来说，预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难道不好吗？你抓住不放的正是星辰学最薄弱点——预测未来。请注意，我说的是预测而不是预言，是科学领域，任何科学的目的都在于此，H·庞加莱从来都是这样说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个事实，即星辰学首先是对性格的描述，给出其完全不寻常的指示和心理分析。P·布瓦尔先生，你对此是否有所怀疑？”

“恰恰相反，是钦佩至极。”P·布瓦尔讽刺地说。

“但愿如此；星辰学是一门令人钦佩的科学。”我接着说。

P·布瓦尔又从另一角度发起攻势：

“集体星辰预测有可信度吗？”

“是你在报刊上看到的那种预测吗？它是星辰学家以严谨的态度计算出来的，是趋向性的；换句话说，这种预测好比商店里卖的按标准身材做的成衣，而不是按个人身材定做的衣服。一个人的天宫图是由分布于12个不同黄道宫中的10大行星的位置决定的，由于行星本身与这12个宫相迭加，故可以看到有34种因素在起作用。比方说，某人像你一样出生在室女座，即出生时太阳经过此星座。我们且不谈其它行星。星辰学家做集体星辰预测时，由于不能对其它行星进行详细研究，只能根据他出生时的太阳方位这个参数进行计算。”

听到这，他又转到另一话题上：

“你是否知道记者们曾作过的一次真实实验，他们把一些人的有关情况输入计算机，结果给出的全是错误的预测。如对一个绰号为‘伦敦杀手’的歹徒，计算机所显示的星辰分析是‘性格活泼、开朗，精力充沛，富有合作精神和幽默感。’而对于63次杀人的比奥特，其性格描述是‘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念，文明礼貌，因循守旧，是一个诚实可靠的公民’。”

“这是计算机的一次失误，仅此而已。”我说。

“刚才既然谈到了时髦，现在不妨谈谈时髦的理由……当人们说星辰学家在心理分析方面能提供帮助时，或许是因为人们需要那样的帮助。为此我能否问一下，在当今社会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种性质的帮助？我想有不少客观上的原因，如许多人的性格属极忧虑型的，他们生活在潜在的不安之中，从对原子能的恐惧心理，到对失业的担忧……为什么人们在人际关系及职业方面寻求自我安慰……我十分清楚，但这并没使我感到能证明星辰学真实性的任何形式。”E·沙茨曼自信地说。

“人们向星辰学家咨询的动机，与星辰学的基础，与人们想了解星辰学是否对应某种东西，以及某人出生时的行星位置是否真的能指示出其后天心理变化等问题都毫不相干。”我解释说。

“看来星辰一咨询学家是存在的，而且能派上用场！”P·布瓦尔善意地嘲笑说。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是星辰学家，如牛顿、开普勒和哥白尼等。尽管后者提出了日心说，但他仍然从事星辰预测。有一天哈雷先生遇见了牛顿，问他说：‘牛顿先生，像您这样知名的天文学家怎么能搞星辰预测呢？’牛顿回答说：‘我与你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是我研究了这一学科，而不是你’。时过三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是呀，这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科学，至今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但某些人认为，8000年了，天象变了。”P·布瓦尔感慨地说。

E·沙茨曼感到话题进入了熟悉的领域，便大声地说：“这叫岁差！”

“是的，但这是个常识问题。”我说。

“我知道星辰学家对此有个说法。”E·沙茨曼逼问说。

“不值得回答。”

“那好，我替你回答。星辰学的天宫图，是根据在某些日期太阳占据某些星座的那个时代建立的。如今已过去大约2500年了，天空已变了一个星座。然而，星辰学家仍沿用2500年以前的星座系，并声称这是因为天宫图的确立主要与季节的节律有关。”E·沙茨曼得意地说。

“是这样，但不是在星座上。”我说。

“对，对，不是在星座上。”E·沙茨曼心怀鬼胎地重复说。

“星辰学使用的是太阳黄道，而不是恒星黄道。我们把太阳每年同一时刻回归到春分点，作为基准。春分点是个时空标志，它与星座毫无相干。虽然已时过2500年，但它仍在下面。”我辩解说。

“说句题外话，看来E·沙茨曼先生也可从事星辰研究了。”P·布瓦尔开玩笑地说。

他看看手表，接着说：“时间已到，今天的这场辩论到此结束。亲爱的电视观众，几个星期后的统计，将会告诉你们今晚的讨论结果。再次感谢E·沙茨曼先生和E·泰西埃女士的光临！”

辩论终于结束了！我既感到松了口气又感到失望，但无论如何一场考验过去了。失望的是，我心里有那么些生动而有力的证据没来得及说出。例如，M·高科兰关于出生天宫图中起主导作用的行星与某些职业之间关系的统计研究，土星与某些学者的密切相关，孪生子的情况，德国、英国、美国大学中的星辰学教育等等。对电视观众来讲，今晚的辩论尽管算不上是件大事，但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发人深醒的问题，公开宣布某件事情

的存在，并赋予了它公民的权利。从今晚起，星辰学终于怯懦地走出了它的禁区，这是胜利中的胜利。在这真正的神经高度紧张之后，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让未来去回答吧！我来到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冬夜的空气，暗暗对自己说：“坚定地走下去，永不回头，这很好。”

命运的约会



我14岁的时候，有一天，星辰学知识树上的一个苹果偶然掉到我的伊甸园中，被我捡到了。就这样，从纪尧姆的苹果到牛顿的苹果，对我仅是一步之隔，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最近我从旧书堆中发现了自己过去的法文作业，其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篇题为《如何支配业余时间》的习作“……当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喜欢夜幕降临后，独自一人在阳台上轻轻地拉手风琴或吹笛子。但一般来讲，我最喜欢的还要说是读书、写作和研究我新近发现的引人入胜的东西：星辰学。我感到写作与星辰学，对我的一生将是十分重要的……”

从记忆中，我一直未能找到对星辰好奇心产生的确切时间，这篇习作却给了我珍贵的启示。然而，使我发现这一密码，并将使我今后全身心投入去破译的偶然来自何处？或许这个捡到的苹果，就是母亲的一个顾客忘在椅子上的那本星辰学书？起初，我只是偶尔翻翻，继而被从中的发现所吸引，于是我便带着好奇心认真地读了起来。

自幼我就有一种对人和事物进行分类的嗜好。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5岁的时候，我用盒子、小凳子和家具围成一个小空间，把玩具、布娃娃、笔和多色珠子什么的都放到里面。我坐在其中，感到十分安全，什么也碰不到我。玩后，我把物品分类放到盒子里去，为了不放错和便于找，我还在盒上做了○、×